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節

今夫顓臾今字對上昔字昔字意中有魯在今字意中有費在昔字意中有先王在今字意中有季氏在此皆是鍼鋒相對處

今不取今字有形勢有時候有機會以形勢論今日適可取以時候論今日尚可取以機會論今日正可取

子孫憂都在今字中埋伏不在不取中商量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節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

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只作一滾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却與家字並說。又正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

此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者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患也。四患字乃憂字鍼線。須知中兩句不過引來起末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末三句釋上兩句也。

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此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

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害只在四患字三無字著眼。

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側重無傾句。方得蓋字一轉中明之意。

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爲均安貧寡支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插不穩。都於此枉費手脚。只發明所以患所以不患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何等明切。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節。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卽指顓臾說。若坐煞邊外。却是後世事勢。

如謂文德不仍貼均安和却是。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文子忠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審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卽有不服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卽忠信仁義卽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楊側不容人舛謬便不是王者心術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爲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

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書

自諸侯以至庶人而遞承乎天子者。權在故也。

單論

權尚未見源頭。一有明天子出。則皆俯首而爲吾用。何則。國恃封建以爲安。尤恃禮樂征伐以維封建也。禮樂征伐又恃道。無如此柄之脫然去已而不覺也。柄之脫去。失其道也。非失其物也。譬則遺物于中衢。人思取之矣。取之而非其所宜取之人。人思奪之矣。後世得天下。總亦是幸取耳。皆非所宜得者也。果宜得。則不論諸侯大夫。亦視有道何如。說者謂

唐節度之強不始于河北之繼襲而始于節度之有功夫漢之衛霍亦有功矣而何以不亂蓋誅賞之權在上也大將在軍至不敢殺一蘇建則武帝之威亦赫矣詳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攬權爲有道也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于庶人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可觀矣

宋廢藩鎮其亡也禍烈于唐可以鑒矣

陳子龍文吾於是而知世之所以治亂矣權在外者其亂陽權在

內者其亂陰。權在外者奉主爲名。故以晉文之雄。不敢逆王命。以失諸侯。而權在內者。則以一權豎嬖倖。竊之以毒天下。而有餘。庶人遂起而亡之矣。不能以三世也。秦以後。未有不偏于內重者也。唐之藩鎮。非外重乎。外重也。而權豎嬖倖名之也。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此論極見其大。非經生陋識。

首節

有道自當從根本說來。若只得氣數上事。則漢唐宋之盛。與三代無別矣。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節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節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裁。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欲取三益先須知人

陳際泰文朋友之道亦未易以言也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註〕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世上原未嘗無人都被流俗交游議論教壞

益益箇甚損損箇甚益矣怎便益損矣怎便損此處須透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樂有見識行事不止心樂

兩者之樂如冰炭須互看

益者之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

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各有意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首節

畏天命便有知字在知天則自然敬畏

須是畏天命人但說畏天耳

大人兼德位說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畏字有實工夫

小人不知天命節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

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了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歟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者字頓斷。

上次名目亦只在氣質上說。坐定氣質上論。纔分明。學困二種有工夫有究竟。第三段與下文原是一等中分成敗。故又與上兩段不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懵懂。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

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卽所謂凡事豫則立也。至當下應付時。又要逐件思過。方能寡過。

九件須熟存于未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修。籠補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

九思合前後際貫徹始終。

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單是臨崖勒轡。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爲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

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崖勒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驢覓驢剋肉作瘡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卽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九思之功。大在未事之前。若平日工夫未純熟也。須臨視聽時思明聰耳。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陳龍文夫言與事將有以用之也云云尋常語默間便是言
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在當下豈爲將有所用哉言
止說做著述事止說做功業越張大越隘仄矣

上六件思是順用下三件思是逆用

九者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就事上說
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件是內
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此題拈身字亦非要義若說九者皆身所爲則一部論語那一句
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句題用身字扣題者自以爲巧予問事思
敬如何說曰事必由身做予笑曰疑忿見得又是他人做夢耶
或曰其說有所本予曰何所本有之必是不通講章耳

陳際泰又爲惡之人未嘗有思則君子宜有思焉惡人正自有

惡思無思安能作惡。但思不循理而循欲斯爲惡耳。

附此章文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慎也。而操之則有要矣。故詳列九思以爲慎思之法。今夫處一身之至虛而運一身之至實。蓋莫尊於思矣。而洪範直衷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中無思。事事之中無思。則事事之外有思矣。故夷其刻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始有思。事事之始有思。則事事之成一思矣。故繫其後也。通之爲睿。作之爲聖。慎之惟君子。乃有謂天下之思多。而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遇於前者至一。坐馳焉而旁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

量者至精率應焉而簡佚者衆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內無不足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慎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則有九者其一在視視之體本明也心亡則不能辨物而亂色蔽之明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奸聲壅之聰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蕩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德也必於溫由是徵於躬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詔近譴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卽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焉得而不忠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卽有不及動以心者然而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焉得而不敬凡此者以順用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疾也恥於問則

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忿者心之慝也。及於難則忿終不懲而非思難則所忿卒未盡泯矣。至于見得尤心之自出而爲緣者也。其流底於訟師者其源操於取舍思合於義而後無苟得之患也哉。若此者固非捷獲於臨幾也。一物之交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及乎臨幾思雖欲入而圖功已不識其從人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持在異流爲絕慮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一務之末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雖欲留而詳審已不復有少留之暇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晰於隱細務而各極成

言部卷十九
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岐。在曲學爲朋。從之擾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首節

兩見字補出真知。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所謂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隱居以求其志節

陳子龍又生民之憂未息。帝王之業未興。以爲諸賢人君子。可以嚴氣正性。危言危行。以救之。吾不敢信也。云云。○只說民憂未息。王業未興。看此節便粗淺而偏。若論有救于世事。卽上節亦不無補。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爲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

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已非通章本義。及所言用世品格作用。又都是漢唐下英豪風致。與聖人所思風馬牛也。

求志中不併達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不歸本求志。則本領不是。道字易錯入功利雜霸去。看出互根之理。每邊身分。更自高深。

楊以任文 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文**義只是此義。卽君臣也。無古今之分。**文**有必行之義矣。完必行之義。卽完可達之道。**文**伊尹之所以幡然也。**文**有必不可行之義矣。守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道。**文**孔孟程朱之所以終窮也。

或曰行義卽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
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卻
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三代後君臣。合下起念。便不是君臣之義。

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間有功業。却不是道。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一

首節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夷齊之節。
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
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
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

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

因餓字下無死字遂發幻忽之想蔡史家隱逸傳法以不知所終爲結果猶僊之必云尸解佛之空棺隻履以見訛異爲文戲也遂有謂聖人必不死節死難者此論極害道矣生死窮通一也聖人神於不死易不神於不窮乎聖人可以餓隱何不可以死隱乎此不可與說夢也

金溪文曰至于今稱之吾知夷齊生之日死之日必無有稱之者矣說必不然之理文曰民稱之吾知雖賢人雖學士大夫于今亦未必有大稱之者矣說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大夫

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謫史策未能改正而稗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然要之此皆後世諧媚小人之過漢唐卽未必然況周賢乎國使當日卽稱夷齊依文牽義之儒者盡稱夷齊又何以見吾夷齊之異也哉國夷齊豈以無稱爲異哉文絕雄快然其論却太乖角皆因不曾見得聖人心事不奈一肚皮後世機權作用何此處信聖人不過便寫得聖人盡成私心惡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首節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詭祕反說得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詞無支離一派駢狀從真誠

中來。若今人于已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餽祕訣，旨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恥也。

對曰未也三節

對曰未也。又接管獨立云云。于無異中追求異處。于可異中究尋不出異處。語脈宛然。

于無異中強尋出異來。却仍是無異。是伯魚不欺子禽語。亦是開示子禽語。但實演所聞。多將伯魚看成呆漢矣。

陳亢退而喜節

要其喜處。全在還其子一件。詩禮不過是陪數耳。說三其實說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

論語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一 首節

邵世義文君子與小人有不相立之勢而小人常附君子以爲重。**評**佛氏以先儒爲伽藍異學誣朱子爲合一皆此術也。

謂孔子曰來節

兩曰不可。一曰諾吾將仕。聖人應接之妙恰好只該如此。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不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

裏也

歸有光文自其性而言之有氣稟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之變評只在此處立說方是此章言性

韓子三品之說在此處講便是

剛柔之惡亦是仁義偏勝耳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但依稀夾和耳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遠近之義至微以之看處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

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卽是性。此卽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腹誹孟子矣。況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誥。然誥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卽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卽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

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習字正從形氣上生。

揚以存文習不可已。聖人姑以性正其始焉。**評**自不知性反誣聖

人。**文**人與人相習于不得已之中而性命之理達焉。云云。**評**性

反從習見習又出不得已純是異端見識總一箇性字道理不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爲支離并義理兩字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爲本體極其至也並性字亦強立之名依文生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無弊矣。如此看性字尚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支離乎。○習于善則善習固有好奇者然相遠之云實爲習于惡者而言蓋習于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遠耶。旣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

混尊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習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如何專說功**。天下之事。皆不可以恃自然。其用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焉。不聽天地也。**禽獸亦有習相遠處**。性之所爲。終有所止。人功所益。其益無方。**性固無止**。人止之耳。**詩書師友**。扶之以多物。將身不得以堅其質矣。久之以日月。將人不得以據吾故矣。**然則習又害性**。何功之有。不知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非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爲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爲本體耳。**大較物之有性**。亦從習來。

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子。方始見氣。已在漸中。物孰爲獨化者哉。**文子**可歎聖人。大道理爲此小辨。小說狗心鬼心。破壞據其說。非人自習壞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耳。昔李卓吾講學龍湖。有以子毆父見告者。卓吾大喜。贊其子曰。此子開千古未開之手。今如此講習。隨他打爺罵娘。盜嫂亂倫。做賊逞兇。都是天地父母生成。與人何干。不意大力與卓吾同道。**臨直**是胡說。害道不淺。東鄉痛罵亦惠。後學不淺。非文人相輕之謂也。

文章文方其未習。皆性之所無。及其習之。皆性之所有。**臨習**善豈性之所無哉。語亦有病。病總坐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爲文乎。

文章文小習存其身。詩書禮樂多其數以輔進德行。大習存天下。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導生民。**評**此教也。非習也。若論大小。則天下亦不大。一身亦不小。○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今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之武城章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節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繁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

君子以位言却是泛指教中之君子。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卽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也。

君子之位不一等。小人性習亦不一等。皆不可不學道。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

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意在併處。若但呆疏。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此道字註脚。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止。就禮樂貼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不但文字淺陋。并集註受誦矣。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握。映絃歌者又失之拘細。豈學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原看得禮樂膚淺耳。可知不能體註。亦是不學道小人矣。

道該精粗內外。愛人該體用。

君子之學得其大者。故愛人亦大。

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卽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後世治術。總是上與下爭點耳。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節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窪隲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偃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增減片詞。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

金聲夫子雖是偃言矣。而二三子者。其信夫子之所許也。終不

如信夫子所自言。卽偃言爲聞諸夫子。而其信夫子于往昔之言也。終不如其信夫子于現在。則今日牛刀之說。尚未有以解也。疏明聖人不得不自解白前言之戲之故。確然放過不得。前言戲之句。庸眼看之。止是找足上句白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證學道之說。此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子曰夫召我者節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閒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辭。朱子云。此與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韓文

仁者何。卽吾心之行者是已。**論**仁理也。行者心也。如器之

載物。器存物得。仁固無適不在。只心不存耳。**論**仁爲最初之

懿。原無五者之名。不知五者仁之行焉者也。**詳**此心此理。原只

是一。**論**仁爲內足之良。亦不必求詳于天下之故。不知天下

亦仁之行焉者也。**詳**講到心存理得。更無精粗外內之別。要知

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

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

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卽指五者爲仁也。說于天下

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

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勤驗。事事

用意也。須細心體出。若徒作心存理得論者。猶顛預耳。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卽仁。又不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爲內。天下爲外。更屬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

時文胡虛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于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嘆。

章句 其事專索之動。而不及于靜。心存處正主靜。然動

乃與物相及靜則相離也。亂道若靜相離則動亦不及。

金聲文

仁不可以一端盡不可以萬有求也。

於天下正是萬有

求。又天理之消長進退必有以自達乎物而外來之夷險通塞

亦不能無傷其中。

不是無傷總由中出耳。

又仁不可以矜持

居也。然得是說而慢焉。豈若恭與仁不可以濶略守也。然得是

說而縛焉。豈若寬與云云。

矜持原非恭。濶略原非寬。正希看

得五者低。故如此說看。豈若字皆是沒奈何下轉。不知聖人語

却徹上徹下。

我不必求天下。而且可以操縱乎天下。我未嘗

失天下。而卽可以出入乎天下。

于天下言無適不然。非指廣

應也。且如其說亦純是機權作用矣。

又金文

張之學亦非無志天下者。

天下二字便錯。又負高深之

情。則見仁有天機意。非不陋五者以爲不必行也。說看非不二

字則原以狹陋五者爲高但爲子張說法耳文及一一執而求之而疎漏之意不過由元氣之淺薄註總非是聖學只說得佛性精魄耳此處須明辨于子以爲句句見血便爲渠所瞞矣文仁者雖斂其輝光將與天下相忘于不相守之地而有五者在固不患無天下也有能行五者在亦不患有天下也註都不是莫贊其高不但天下二字誤其言有無卽異端之陋也文乃知仁不必談光景參倚亦有流弊註公言却正落光景吾儒參倚指忠信篤敬焉有流弊文性命之不通血脈可通道德之可假精神不假註講精神血脈便不是其所視仁字則佛性也天下則恒河沙塵界也能行則普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于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而于子以爲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藥石之必可以治病甚矣知言之難也

五者只有數目。未說名義。子張便不得不問。子張意中只有一仁。聞夫子說有五者。不知仁外又有五者。抑五者之卽仁。子張又不得不問。

能行中有積累圓滿之功。

未五句。纔見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于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于天下局面也。

又金文欲任天下。先爲天下任。功及天下。必自我有功云云。

子古之聖賢皆帝王將相也。其見于六經。與平居師弟之問答。皆如此。世人乃以酸秀才語代之耳。臨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文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

爲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于道理之切不切爲分若此文之粗乃真粗正原評所謂縱說得大漢話終不脫酸秀才氣者也。千子之云徒見其酸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節

疏除暴者爲其格吾仁之行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搏噬之害人。奸回之傷化者。相與保而藏焉。其意本以仁物。不知適以殘之。**證**近世此害頗甚。寧可一路哭以徇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文**愛身者爲其先吾仁之本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疏遠之無關。頂踵之無復者。相與捐而殉焉。其意本以仁身。不知適以喪之。**證**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悖天者矣。**文**不好學以

明其則。則昔人所爲安全中正之理。將甚其事而行之。古人何以安寧。而我何以煩苦也。愚亦甚矣。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論詩可以興以下。不得粘連學字。似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爲題目截去首句。則作文須見手法。非謂詩可以興七句道理中著學字不得也。

學詩有潛移默奪之妙。不是以事合經。死死印板。

詩可以興四節

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兩層看。乃透。

邇之事父節

邇遠包括事誼甚全。事父事君舉其大者。

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彙括甚富。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邇遠就人說。不是詩中有邇遠。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爾雅云云面牆。言而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大士所云。不過備聞昭代典故。與帝王事業爲之。有何關切。不爲亦何至面牆。

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爲。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弘濶。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有所以然。

自袁黃葛賓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啓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入論自千子與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矣

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玉帛亦不專指往來應酬。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蓄體會使實有于心而行之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若今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

一
黃澤耀天下之可容人說者少矣。**語**此意過高。却是禪。聖人無此意。**文**語雖會心。經演說則浸失其旨。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可議者。爲其害志也。**評**皆經歷體驗之言。只語助輕重間。便相去萬里。**文**理雖衆著。經裁擇則恒苦無多。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聞之。而不信者。貴其獨見也。**評**此却是陽明雖孔子之言。不敢信意。便是本心之邪教。便不知天命而侮聖言。**文**今之學者。吾見之矣。記醜而博。言大而夸。其意儼然自命爲聞人。其弊隱然流濫于末學。一言以破之。則曰道聽而塗說也。道塗之間。豈有學問哉。**評**近日講學君子。試體驗其言。莫便道時文講學不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羣生塗炭。一時爲君子者。受鄙夫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爲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黠者兼爲交遊。則譽望尤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祕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自曆昌啓禎來。甲科新進。必贊謁其前輩。拜求巧宦之訣。衣鉢相傳。曠劫不滅。

首節

鄙夫不是猥蕙蘭葺一流。正有機權作用。

論語精義 今天下有鄙夫焉。其人口不言富貴而取富貴之術甚精。云云。**語**王衍殷浩不出此語。**語**吾不知其底蘊。而誤以爲有品。不察其佞邪。而誤以爲有用。則必與之事君矣。**語**此兩見識差處甚多。而誤以爲有用之弊尤多。皆由自家好講作用起。其未得之也節。

爲必得之算。工求得之術。是患得之。不是患不得之。

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態盡露。

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燈燈相傳。帕帕密授。此一宗何時滅絕耶。

苟患失之節

鄙夫必到甘爲弑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奪故可惡之甚

君子順天地之撰而存陰陽之理則純雜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苛而無如其相克又無如其倒置也
見處定從此出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邦家亦可存乎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今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爲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子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有。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鍼錯走不得。

陳子龍文。聖人不可見。無以表天下之正。聖人不可不測。

無以示天下之深。聖人不測。卽在可見裏。如此說。則有兩術。而聖人之可見。不測者。皆淺陋甚矣。道之在人。隱而彌耀。使夫萬物莫窺其際。而物卒不能遁之。都成詭幻。求一言之幾于理而不可得。打破大意。只要二氏以虛無之本體。行霸詐之事功。乃爲聖人之道。豈其然乎。

首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擎拳豎拂觀真野狐精矣。

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耳。

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曰天何言哉節

此節卽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

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鑄。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擬小子固非。卽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金聲云云。評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文偏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理上欠精細也。

四時百物是實在明著者。

兩焉字。是歷舉不盡之詞。

行焉。不是行四時。是天理流行之實。

四時百物。不可謂卽天也。亦不可謂非天也。是另有箇天在。却又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卽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木犀香裏去矣。

天何言哉節。明白顯易言之。正是破端木之見。一作棒喝機鋒。混入木犀香裏。益增其惑耳。

首尾一樣句。却自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二句。正點實首句。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

天固無言。末句緊承特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邢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曰食夫稻節

俞嘉言文凡今之欲短喪者。皆不能久澹于衣食者也。而文之以禮樂之壞崩。此語直刺人心。普天下營營。誰不爾耶。

宰我出節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爲宰子吝惜此三年。故卽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卽用子矛刺子盾。子卽善辭。能無驚塞。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者乎。虛字也。然口氣中有譏誚。有責備。有愧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道。卽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卽位也。復以嬖妾自戕。親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客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佯執侍生帖。到門卽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訐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歎。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一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首節

黃澤耀文使父師曰我其行遜。王子敢不徇國耶。少師曰我不受敗。王子敢不效死耶。**評**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文**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奔周是以國外市矣。**評**卽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微子之去。夷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皆天理內事。其趨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爲之謀者。皆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術。議論古仁人之所爲。

四子語義卷二十一
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通
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節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
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
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卽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是從殷看出三人之仁非稱三人之仁而係之殷也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爲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
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
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三
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卽伯夷叔齊與
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以季孟間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耗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固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章世純文魯可以爲莫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爲季世而三家亦憂於其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慢者亦有窮而思返之計此論甚明可見聖人見行可處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與有爲也從季桓子本質習氣看透不足與有爲根源都在受之中流露令孔子自然留身不住不是受字做得人情正是季桓子三字判得盡絕方見魯論書法發明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節

是知津矣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某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直露
彼哉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親切勸則知長沮猶是也
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有照
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兀傲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節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且而下微讀斷此是子路半生行徑在
纔轉出與其也字來似商量似計較似點醒似詰問似痛惜似
譏笑口角神情宛然生動

子路行以告節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

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代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洵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子路從而後章

首節

子見夫子乎。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

尙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見他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

田夫野老。相呼爾汝而已。非唯不識夫子爲何人。並不識夫子是何稱。孰爲二字。意思茫然。子路之問。使丈人應答不來。丈人此對。亦令子路開口不得。

止子路宿節

不曰二子見。而曰見其二子。正是丈人學問。亦是丈人作用。

逸民章

金聲文或出於世。或入於世。能不爲世縛焉。則逸。評世豈有出入。此是和尙語。然和尙亦終不能出。涅槃圓寂。只在世間耳。**文**置夷齊於聲色君友之間。將受世徽纆而難自由也。驅惠連於浮沉上下之外。將籠絡於世而難籠世也。**評**夷齊不降辱爲義。非

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及惡世籠意。**文**涉世而弗操應世之心。應世而並無可應之世。何必夷齊諸逸也。**註**却不是孔子贊語。卽夷齊以下諸人之逸。亦俱在名教節義中。况夷齊耶。况孔子耶。正希以出世爲逸。宜其隔壁矣。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註**云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而不污。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

周公訓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垂訓。豈不如董子之正誼明道乎。正爲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一從此意發源。卽毫不是周公心口也。

陳際泰文大臣非與君懸絕者也。評此義自秦至後世。不明不行矣。誰謂於此得之。文列國因大臣失職之故。至於相輕以窺其虛實。評此是功利計較。聖人不論此。只道理自行不得。

故舊不必定是功臣。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卽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不棄有不棄之情。有不棄之法。

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庇徇故舊。無大故三字。自見分明。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以材力相屈耳。旣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固机檻而爲功臣者。又輒恃其故。毗睢怨望。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

激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無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終